

读书止观录
明·吴应箕辑

● 卷一

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，载书甚多，弦唐子见而怪之。墨子曰：“昔周公旦朝读书百篇，夕见七十士，故周公旦佐相天下，其修至于今。翟上无君上之事，下无耕农之难，吾安敢废是？”读书者当观是。

宁越，中牟人。苦耕稼之劳，谓其友曰：“何为可以免此？”友曰：“莫如学也。学，三十岁则可以达矣。”越曰：“请以十五岁。人将休，我不敢休；人将卧，我不敢卧。”学十五岁而为周威王之师。”读书者当观此。

。

梁邱据谓晏子曰：“吾至死不及夫子矣。”晏子曰：“婴闻之：‘为者常成，行者常至。’婴非有异于人也，常为而不置，常行而不休而已。”吴生曰：“所谓不在三更早，五更迟；只怕一日暴，十日寒。读书者当观此。

。

扬子云工赋，王君大习兵，桓谭欲从二子学。子云曰：“能读千赋则善赋。”君大曰：“能观千剑则晓剑。”谚曰：“习伏众神”，“巧者不过习者之门”。读

书者当观此。

邴原少孤。数岁时，过书舍而泣。师曰：“童子何泣”？原曰：“凡得学者，有亲也，一则愿其不孤，一则羨其得学。中心伤感，故泣耳。”师恻然，曰：“苟欲学，不须资也。”于是就业。长则博物洽闻，金玉其行。读书者当观此。

朱穆耽学，锐意讲诵，或时不自知亡失衣冠，颠坠坑岸。其父以为专愚，几不知马之几足。高凤，字文通，家以农亩为业。妻尝之田，曝麦于庭，令凤护鸡。时天暴雨，凤持竿诵经，不觉潦水流麦，妻还怪问，乃省。读书省当观此。

李永和杜门却扫，绝迹下帷，弃产营书，手自删削。每叹曰：“丈夫拥有书万卷，何假南面百城？”吴生曰：弃产营书，是我辈常事。余尝语朋友中一二有力者，谓君辈自不须弃产，但于他所使用者，损彼就此足矣。若余欲营书，虽欲不弃产，得乎？故余尝于小斋自述云：“产为丛书荡，堂非宝绘名”，盖实语也。又记余甲寅岁从市中见旧籍数副，尔时囊无一文，因从

贾人賒回，后于里人处贷数金偿其价。一父老见而骇曰：“书何为哉？又去绝上好水田一亩矣。”至今思之一笑。读书者当观此。

魏武帝曰：“老而好学，唯余与袁伯业。”陈秘书瓚通九经百家，年逾九十，犹勤于笔研。读书者当观此。

王勰，字彦和，雅好文笔。既无山水之适，又绝亲知之游。独致尚文史，物务之暇，披览不辍。傅茂远泊然静处，不妄交游。袁司徒每经其户，欢曰：“经其户，寂若无人，披其帷，其人斯在，岂非名贤？”读书者当观此。

汉祖敕太子曰：“吾遭乱世，当秦禁书，自喜，谓读书无益。洎践祚以来，时方省书，乃使人知作者之意，追思昔所行多不是。”又敕云：“吾未学书，今观汝书，尚不如我。每上疏宜自书，勿使人也。”吴生曰：然则不读书而欲行之是者，不可得矣；不自书而欲书之成者，不可得矣。况彼为帝王，而此犹士庶乎！读书者当观是。

昭烈遗诏后主：“闲暇历观诸集及《六韬》、商、周书，益人意智。”宋太宗谓王显：“卿典机务，能熟读《军戒》三篇，亦可免于面墙。”又日进《御览》三卷，宋琪以为劳。帝曰：“开卷有益，不为劳。”吴生曰：至哉言也。今之不读书者，每自诿于家务沓杂，容知事有逾于君相者乎？日御万几，犹谓开卷有益，况号称学士，而束书高阁，自甘面墙，抑欲何也？余尝谓读书则无日不闲，不读书则无日不忙，是读书又却事之第一法也。读书者当观此。

魏照求入事郭泰，供给洒扫。泰曰：“当精义讲书，何来相近？”照曰：“经师易获，人师难遭。”黄山谷语王子飞曰：“读书十年，不如一诣习主簿。”读书者当观此。

徐遵明诣田猛略受学，一年欲去。猛略谓曰：“君少年从师，每不终业。”徐曰：“吾今知真师所在矣。”徐文远从耆儒沈重质问，曰：“先生所说，纸上语耳。若奥境有所未至也。”吴生曰：魏黄之论如彼，而二徐之论如此，亦各问其所得力者何如耳。读书者当观此。

支遁每标举会宗，而不留心象喻，解释章句，或有所漏。文字之徒多以为疑。谢安石闻而善之，曰：“此九方皋之相马也，略其玄黄，取其俊逸。”读书者当观此。

真人告许翊曰：“学道如穿井，井弥深，土弥难出。”读书者当观是。

杨雄与刘歆书曰：“雄为郎，自奏少不得学，而心好沈博绝丽之文，愿不受三岁奉，冀自克就。有诏不守奉，令尚书赐笔墨钱六万，观书于石渠。后一岁作《绣补》、《灵节》、《龙骨》铭诗三章。成帝好之，遂得尽意。故天下上计孝廉及郡内卫卒会者，雄常把三寸弱翰，赍油素四尺，问其异语，归即以铅摘次之于槧，二十七岁于今矣。”苏秦、张仪佣书，遇圣人之文，无题记处，则以墨书掌内股里，夜还，折竹写之。读书者当观此。

葛洪贫无童仆，篱落不修，常披榛出门，排草入室。屡遭火，典籍尽。乃负笈徒步，借书抄写，卖薪买纸，燃火披览。所写皆反覆，人少能读之。吴生曰：余

亦不可谓有典籍，然常遭火矣，而勤苦无葛丹井之万一，羞哉。又曰：读书欲称博洽，未有不如此而成者。且无论学问一道，即如学书，犹是儒者一艺耳。钟太傅坐卧书画，衣被俱穿。欧阳率更见道旁碑，玩三日不去。怀素自谓担笻杖锡，西游上国，遍咨笔法于当代名公，而于残简断碑临摩殆遍。米元章见蔡攸帖，求易不得，至于据舷欲坠。李卓吾曰：如此好书，焉得不好？凡事皆然，靡不成者。读书者当观此。

顾欢贫，乡中有学舍，无以受业。欢于舍壁后倚听，无遗忘者。夕则燃松而读，或燃糠自照。刘峻自课读书，常燎麻炬，从夕达旦。时或昏睡，爇其鬓发，乃觉复读。闻有异书，必往祈借，崔慰祖谓之书淫。吴生曰：囊萤、映雪、刺股、凿壁，古人贫而勤学，皆此类也。余所最旨者，王休泰贫而好学，尝三日绝粮，执卷不辍。家人诮之曰：“困穷如此，何不耕？”王徐答曰：“我尝目耕耳。”读书者当观此。

刘松作碑铭以示卢思道，思道多所不解，乃感激读书，师邢子才。后为文示松，松复不能解，乃欢

曰：“学之有益，岂徒然哉！”《斋书》曰：“邪子才有书甚多，不甚校讎，尝谓‘误书思之，更是一适。’妻弟李节谓劭：‘思误书，何由便得？’劭曰：‘若思不能得，便不劳读书。’”读书者当观此。

崔浩表太武言：“臣禀性劣弱，力不及健妇人。唯是专心思书，忘寝与食，至梦与鬼争议，遂得周公、孔子之要术，始知古人有虚有实，妄语者多，真正者少。”读书者当观此。

李谧师孔璠，数年后，还就谧请业。门人语曰：“青成蓝，蓝谢青。师何常，在明经。”读书者当观此。

任末年十四便勤学。或依林木之下，编茅为庵，削荆为笔。夜则映月望星，暗则燃蒿自照，观书有会意，则题其衣裳及掌里，以记其事，门徒说其勤学，更以净衣易之。读书者当观此。

宋次道家书，皆校讎三五遍，世之藏书，以次道家善本。住在春明坊。昭陵时，士大夫喜读书，多僦居其侧，以便于借置故也。当时，春明宅子僦直比他处常高一倍。读书者当观此。

刘道原就宋次道家观书。宋日具酒馔为礼，道原不受，闭阁抄书，旬日而毕。吴生曰：余亦欲就人观书，奈无次道之主人。何哉？若杜预与子贲书曰：“知洪颇欲念学，令同还。车致副书，可案录受之，当别置一宅中，勿复以借人。”是杜预不借书于人矣。倪若水藏书甚多，列架不足，叠窗安置，不见天日，子弟值日看书。借书者，先投束修羊。是倪若水自不令人借矣。故吾愿藏书之家，为孙尉，为宋次道，无为杜预，为倪若水。读书者当观是。

柳氏《序训》：“余家升平里西堂，藏经、史、子、集，皆有三本。纸墨签束华丽者镇库，一本随行披阅，一本后生子弟为业。”读书者当观此。

匡衡好学，邑有富民，其家多书。衡与之佣作，而不取直，曰：“愿借主人书读之。”读书者当观是。

王充著《论衡》，中土未有传者。蔡中郎至江东得之，叹为高文。恒秘玩，以为谈助，及还北，诸公觉其谈更远，检求帐中，果得《论衡》一部。其后，王朗为会稽太守，又得其书，时人称其才进。或曰：“不见异人

，当得异书。”问之，果得《论衡》之益，抱朴子曰：“时人在蔡邕帐中，搜得《论衡》，捉数卷持去。邕丁宁之曰：‘唯我与尔共之，勿广也。’”吴生曰：戒人勿广，邕见亦自不广。然吾辈读书，亦必有得力书如《论衡》，虚心如蔡中郎，而后可历观古昔。柳子厚得退之文，必以薇露浣指而后读。欧阳公见苏文曰：“老夫当让此人放出一头地。”又谓其子棐曰：“尔记三十年后，无称我文者。”东坡于人一句之善，即极口称美不置，而于黄、秦、张、晁，又时时自谓不及。近世如苏州徐武功，有向索文者，辄曰：“子欲为不朽计，当寻秀才吴宽。”王晋溪于阳明未谋面也，以其小像悬之中堂，焚香对坐，右手抱孙，左手执其奏疏，读至关捩，即击节欢呼曰：“生儿当如此辈奇男子！”唐荆川闻人一言一行之善，必亲为记录；王凤洲于后生辈诗文一句好者，亦赞赏不已，而于李于麟终身推毂无闲言。前辈谦虚服善如此，此政其识见大分明处，即其学问长进处也。不然，抔饮之器，不再注焉则溢。毋论人有善而不知，即知焉而奖藉之也，得乎？读书者当观此。

陶弘景读书万卷，一事不知，深以为耻。吴生曰：贞白饵芝餐术，抗志云霞，学士之习，宜所不屑为，而不废博洽如此，所谓“天下无不识字之神仙”也。读书者当观此。

张茂先雅爱书籍，身死之后，家无余财，惟有文史，溢于几筐。尝徙居，载书三十乘。秘书摯虞，撰定官书，皆资华本，以取正也。天下奇秘世所罕有者，悉在华书，博物洽闻，世无比。读书者当观此。

孔臧与子琳书云：“顷来闻尔诸友生，讲肄书传，孜孜昼夜，衍衍不怠，善矣。人之进退，惟闻其志，取必以渐，勤则得多。山涧至柔，石为之穿；蝎虫至弱，木为之敝。岂非渐之致乎？”读书者当观此。

沈约每见王筠文，嗟咨谓曰：“昔蔡伯喈见王仲宣称曰：‘王公之孙，吾家书籍，悉当相与。’仆虽不敏，请附斯言。自谢朓诸贤零落，平生意好殆绝，不谓疲暮复逢于君。”读书者当观此。

曹曾积石为仓以藏书，世名“曹氏书仓”。任昉博学，家虽贫，聚书至万余卷，率多异本。卒后，武帝使

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，官无者就昉家取之。吴生曰：“余亦不欲为曹氏之石仓，得任家之异本，但令好读之志不衰，可读之书不匮，足矣。”又曰：“任惟贫而聚书，则今之贫而无学者，不得借口矣。”读书者当观此。

袁峻家贫，无书，每从人假借，必皆抄焉。自课，日五十纸，纸数不登则不止。柳仲郢退公布卷，不舍昼夜。九经三史，一抄，魏晋南北史，再抄。手书分门三十卷，号“柳氏自备”。小楷精谨，无一字肆笔。衡阳王钧手自细书五经置巾箱中，以备遗忘。贺玠曰：“殿下家富坟索，何复须此？”答曰：“巾箱中有五经，于检阅既易，且一更手抄，则永不忘。”晁无咎言东坡少时，手抄经史，皆一通。每一书成，则变一体，卒之学成。吴生曰：此皆读书不废抄者也。余亦尝谓手抄有三益：先经抄一遍，于记诵亦易，益一也；可以校书之讹误，收己之放心，益二也；常抄，则手法亦熟，即以当学字，益三也。今时读书，有力者必雇倩佣史，其或不得已而抄，又潦草成行，而其贫者，又直诿于无书可

抄。手抄之益，今之不解也久矣。读书者当观此。

侯道华好子、史，手不释卷。尝曰：“天上无愚懵仙人。”读书者当观此。

叶廷珪云：“余幼嗜书，自肄业郡庠，牵丝入仕，四十余年未尝释卷。食以饴口，怠以为枕。士大夫家有异常，无不借，借无不读，读无不终篇而后止。尝恨无赀不能尽传写，间作数十大册，择其可用者手抄之，名曰《海录》。”读书者当观此。

吴枋曰：“陆务观言，司马温公闻新事即录于册，且记所言之人。近鄱阳董草庭检阅亦然。枋不免效颦，凡耳之所闻，目之所见，口之所诵，心之所得，随手抄记，且曰：《野乘》。读书者当观此。

司马温公独乐园文史万余卷，晨夕披阅，虽数十年，皆新如未手触者。每岁以上伏及重阳日，视天气晴明，设几案于当日所，侧群书其上，以暴其脑。所以年月虽深，终不损动。至启卷，先视几案净洁，籍以茵褥，然后敢启。或欲行，即承以方版，非唯免手汗渍及，亦恐触动其脑。每竟一版，即侧右手大指面衬其

沿，而复以次指面捻而挟过。又尝撰《资治通鉴》，卷数繁漫，颠倒涂抹，率无一字及草，其精谨如此。吴生曰：此所以为温公也。读书者当观此。

周续之诣范宁，受业数年。诵五经、五纬，号曰“十经”。徐广年过八十，犹岁读五经一遍。萧德言每开五经，必束带畚濯，危坐对之。孔藏乞为太常，专修经学。李固与弟书曰：“昔严夫子有言，经有五，涉其四；州有九，游其八。欲类此子矣。”吴生曰：此皆读五经者也。今世士子，专事训诂，一经犹不能精，况五经耶？间有一二博涉者，又皆趋史而遗经，是失学问之源而昧文字之祖也，惜哉。读书者当观是。

刘捷卿续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五说，既成，语人曰：“天下滔滔，知我者希。”终不以示人。吴生曰：亦不必然。何如今之刻诗文者哉！读书者当观此。

金子栖为文则入自课庵，一文必三草。十年后，悟其浅近，尽付于火，生平凡三焚文集。吴生曰：近时王遵岩亦然。然则脱手而即自谓妙者，必其不妙者也。

所谓学无穷时，文无尽境。读书者当观此。

薛道衡每构文，必隐坐空斋，蹋壁而卧，闻户外有人便怒。吴生曰：古时天才，如相如、左思、王充、王勃辈，何人不然。所谓“居不深者，思不远”，又曰“疾行无善步”，是也。余常主是说而人不信，不知如阮嗣宗、李太白、杨大年者，别是一种天才，岂容近人学步！读书者当观此。

董谒好异书，见辄题掌，还家，以片箴写之。舌黑掌烂，人谓谒掌录而舌学。读书者当观此。

虞集常自谓曰：“执笔唯凭于手熟，为文每事于口占。”读书者当观此。

●卷二

荀子曰：“君子学不可以已。青，出于蓝而胜于蓝。冰，水为之，而寒于水……。故木受绳则直，金就砺则利。君子博学，而日三省乎己，则知明而行无过失矣。故不登高山，不知天之高也；不临深溪，不知地之厚也；不闻先王之遗言，不知学问之大也。”读书者当观此。

荀子曰：“好书者众矣，而仓颉独传者，一也；好稼者众矣，而后稷独传者，一也；好乐者众矣，而夔独得传者，一也；好义者众矣，而舜独传者，一也。倕作弓，浮游作矢，而羿精于射；奚仲作车，乘杜作乘马，而造父精于御。自古及今，未尝有两而精者也。”然则读书者，亦惟一而已。又曰：“士学问不厌，好士不倦，是天府也。”又曰：“少儿不学，长无能也。故君子少思，长则学。”读书者当观是。

桓公读书于堂上，轮扁斫轮于堂下，释椎凿而上，问桓公曰：“敢问公之所读者，何言也？”公曰：“圣人之言也。”曰：“圣人在乎？”公曰：“已死矣。”曰：“

然则君之所读者，古人之糟魄已矣。”桓公曰：“寡人读书，轮人安得议乎？”轮扁曰：“臣也，以臣之事观之，斫轮，徐，则甘而不固；疾，则苦而不入。不徐不疾，得之于手而应于心，口不能言，有数存焉于其间。臣不能以喻臣之子，臣之子亦不能受于臣，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。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，死矣。然则君所读者，古人之糟魄已矣。”读书者当观此。

《龙山广录》曰：“圣贤之学，非造次可成，须在积累。积累之要，惟专与勤。屏绝嗜好，行之弗倦，然后扩而充之，可尽天下之妙。”《白云实录》云：“余披阅经史，不啻数百过目。其简编敝故极矣，然每开卷必有新获之意。余以是思之，学不负人如此。”读书者当观是。

扬子曰：“务学不如求师。师者，人之模范也。模不模，范不范，为害不少矣。一哄之市，不胜异意焉；一卷之书，不胜异说焉。一哄之市，必立之平；一卷之书，必立之师。”又曰：“学以治之，思以精之，朋友以磨之，名誉以崇之，不倦以终之。”读书者当观此。